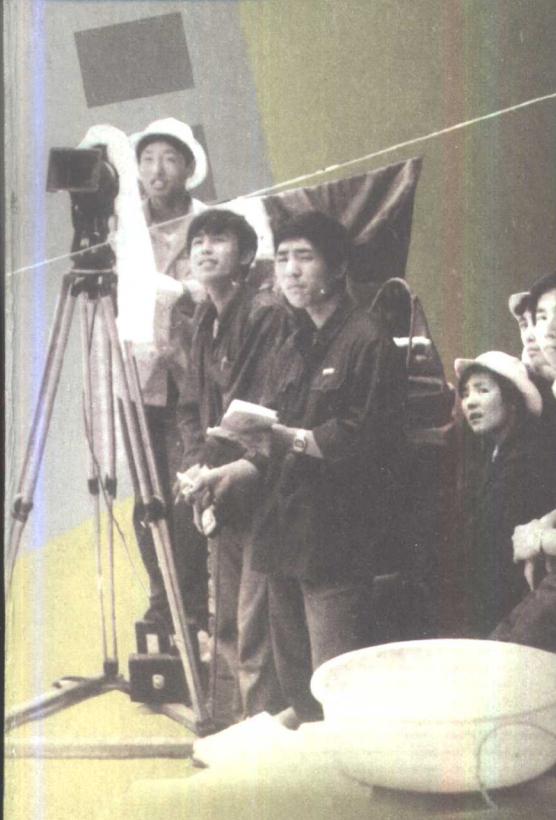


北京电影学院 第五代电影前史

故 事 学 院

倪 震 / 著



倪震 / 著

北京电影学院
——第五代电影前史 故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倪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2.1
ISBN 7-5063-2270-6

I. 北… II. 倪…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567 号

北京电影学院故事 - 第五代电影前史

作者：倪 震

策划：开点文化

责任编辑：杨 葵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889×1194 1/32

字数：140 千

印张：7 插页：3

印数：001-20000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70-6/I·2254

定价：2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倪 震

1994年3月，我的日本友人木全纯治和关正美来到北京，希望我写一本书，来介绍第五代电影导演们的早期活动。他们相信，日本读者会很有兴趣了解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导演及同代人的奋斗经历，尤其是他们如何迈出最初的步伐，拍成令人瞩目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经过5个月的努力，在1994年8月份完成了书稿。1995年2月，日文版《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在东京和名古屋面世。

由于这本书是面对外国读者的，加上日本出版者再三叮咛，要明白畅晓，生动可读，千万不能理论性太强，所以，从介绍的角度和选材的繁简上，有很多专门的考虑。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打算在中国出版此书的原因。今年，适逢第五代影人的主体——北京电影学院78班同学毕业20周年。朋友们都说，这本小书未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回顾。因此，我愿意将本书呈现在大家面前，作为增进了解中国第五代电影的一种努力。

第五代电影发端于1983年秋，以《一个和八个》和

《黄土地》为序幕,《大阅兵》、《孩子王》、《猎场扎撒》、《盗马贼》的相继出现,表明了一场具有前卫性质的电影运动全面展开。而《红高粱》则将早期第五代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随着第五代电影在90年代的成熟、丰富和演变,诸家蜂起,评论如潮。但是,对于这场电影运动的史前探究,还涉足甚少。本书也许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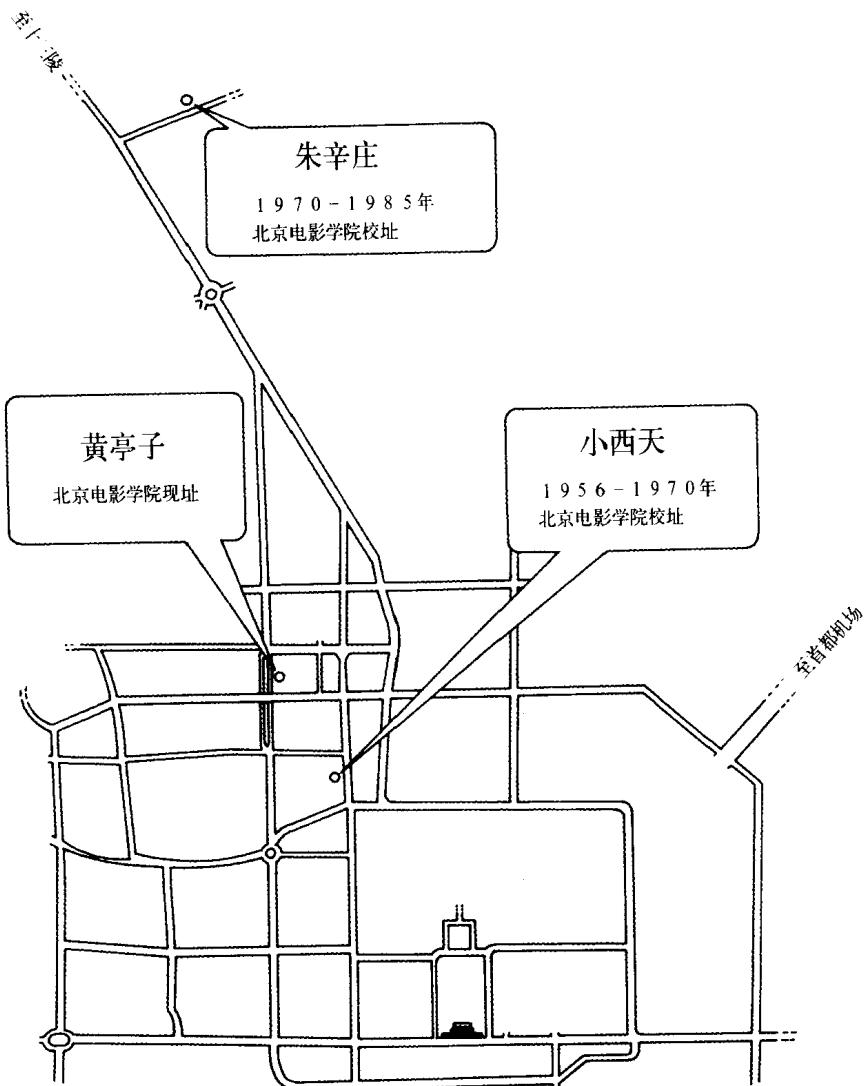
由于我多年来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在朱辛庄年代,和78班同学共同度过几个春秋。往昔岁月,历历在目。但是,为了叙述的详尽和材料的可靠,我还是在1994年4—5月间,重新采访了书中的主人公们。那一次的采访,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难得的旧梦重温。他们不但提供了种种丰富的资料和个人经历,而且常常因往事的沉重而引发叹息,甚至使谈话停顿……可惜的是,当时由于许多第五代影人忙于拍片和各种活动,不在北京甚至远在国外,采访的计划未及全部实现,造成本应完成的全景叙述有许多缺失,远不能成为一部全面的第五代电影前史。对于这种遗憾,陈凯歌导演曾几次对我说,您应该写一本《第五代电影十年》来弥补嘛!但是,那就是另一本书了。当然,如果现在有足够的资料和采访的机会,我将非常乐于撰写一本全面研究第五代电影的著作。

本书从纪实的角度,着重对第五代电影的根源作史实描述。因此,尽量避免作理论上的评述与分析。但是,在谈到第五代电影中的散文纪实风格和意象造型风格是如何先后出现,陈凯歌和张艺谋如何奠定和丰富了第五代电影的艺术风格时,我还是作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尤其是在评

价田壮壮的历史作用时，本书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史实。我相信，这有助于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第五代电影的起源和历史背景。

在筹划中文版过程中，承蒙本书主人公们及有关单位提供许多珍贵的照片资料，使本书大大增色，在此特向陈凯歌、李少红、何群、侯咏、夏刚、吴子牛、张会军、郑国恩、田金夫及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银幕》杂志社、北京电影学院档案资料室和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致以深切谢意。承蒙黄河先生为本书整理图片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2001年11月10日



制图：蒋采凡

倪 震 1938年生于上海。早年攻读绘画，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后来留在母校任教。电影理论著作有《探索的银幕》(1994)、《改革与中国电影》(1994)等；电影剧作有《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红粉》(1994)、《鸦片战争》(1997)（与人合作）等。《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日文版出版于1995年。

目录

序 / 1

一、入学篇 / 1

二、苦读篇 / 51

三、初鸣篇 / 113

四、出师篇 / 151

附录：第五代年表 / 201

跋 / 209

一、人学篇

今天，“第五代电影”已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词了。

但是，在80年代中期，“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问世之初，人们对它们确实一无所知。从那时起，一个又一个青年导演脱颖而出，而且伴随着的还有才华出众的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这个艺术群体就引人注目了。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出自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的校友时，关注的兴趣就更大了，不但是他们本身，连他们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也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已经很难考证究竟是谁最初使用了“第五代”这个名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频繁地引用，“第五代电影”的称谓几乎变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的同义语，至少在一部分不熟悉中国电影的人们眼里，是如此。有的人，恰恰是由此而开始对中国电影发生了兴趣。

最初的作品是《一个和八个》(1983)和《黄土地》(1984)。在苍凉和壮烈的历史故事中，寄寓着刚毅的民族精神和悲剧意识，影像中的人和土地的原生态真实，使银幕下的同胞不胜惊讶：我们的父辈、故土和黄河的本来面貌原来如此？！大学生们欣喜，电影圈内震惊，即使是

“第五代电影”的反对者们心里也清楚：一场重写历史的电影探索运动已经拉开序幕。从那时开始，第五代导演们踏上了一条始料未及的崎岖跋涉之路。

经过10年的顽强坚持，“第五代”导演们跨入了成熟期。他们的影片更注重丰满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浓度，早期创作中对电影造型的过分迷恋，被从容而完整的叙事处理所代替，心态的平和跟手法的娴熟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他们的作品以凯旋的步伐，走过欧美许多国际影展，为中国，也为亚洲电影赢得了受人注目的一席。

1993年5月，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获得该年度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人和土地，人和文化的冲突，人在历史长河奔腾中的沉浮和不测，一向是陈凯歌关注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他将京剧和电影熔于一炉，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和恋情，跟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纠葛，给人增添了绕梁三日的种种回味。

在学院期间就读于摄影系的张艺谋，作为《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掌机人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但不久他就用《红高粱》这部风格瑰丽的影片证明了自己的导演才能。他以《秋菊打官司》赢得了1992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94年，他的新片《活着》又被授予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如果说陈凯歌像一个沉思的诗人，那么，张艺谋更像一个编织瑰丽传奇的能手，将仪式和民俗纳入传奇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关于封建暴力压迫下中国妇女命运的故事，甚至被欧洲的民俗学和人类学者，当做一种民俗文本

来研究。

于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被确认为“第五代电影”的两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第五代电影”是一个群体的创造。在这里，有风格各异，但历史意识和美学倾向趋同的许多“电影作者”，有熟练而敏锐的摄影师，也有勤奋、机智、不辞辛苦的美工师和录音师……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成龙、相互默契的老同学合作，单靠导演自己，肯定是孤掌难鸣、事倍功半的。

有人说“第五代”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流派，因为，相互之间的风格和题材相差实在太大了。比如：田壮壮导演，很长一段时期追求纪实性风格，像描写内蒙草原风俗的《猎场扎撒》(1984)、表现西藏高原牧民故事的《盗马贼》(1985)，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他执导的影片《蓝风筝》(1992)，写一个普通的北京家庭50—60年代的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情感惊心动魄，而叙述手法依然平淡沉稳，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正是这种风格的写照。

吴子牛导演恰恰相反，铿锵激越、峭拔奇崛成为他电影语言的一种特点，他偏爱战争、流放、边远地域非凡、历险的题材，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极致情境中的灵魂挣扎和内心呐喊，是他津津有味反复探索的题材，有人用“嗜血导演”、“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来形容吴子牛。不过，从他的代表作品《晚钟》(1988)、《大磨房》(1990)和《最后一个冬日》(1987)来看，爱和暴力的冲

突，生命和苦难的角逐，才是吴子牛导演所反复寻求的题意宗旨。

夏刚导演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含蓄幽默和心理描写；张建亚导演的喜剧风采和市民情趣；尹力导演的北京市民风情画般的真切感和纪实性；何群导演的社会问题片的朴素恳切语调，都表明了他们艺术面貌的多样性和个人化，第五代确实不是用单一的风格所能概括的。

“第五代”中的女导演不但独立而且女性，她们经历着从制片到审查的种种困难，伴随着电影市场中的商业风险。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和《四十不惑》在洛迦诺电影节引人注目；胡玫的《女儿楼》和《远离战争的年代》、彭小莲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女人的故事》都细腻而深入地触及了女性独特的情感心理历程和社会传统观念的种种矛盾。“第五代”导演中年龄最小、锋芒最犀利的刘苗苗，23岁开始独立执导，到现在已拍过5部影片，1993年，她拍的新片《杂嘴子》在威尼斯影展获得国会议长奖，她那小小的个子和红红的双颊，远看上去还像是一个中学生模样，眼神里总是闪着一种热诚和轻信的光芒。她来自中国大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戈壁无边，浩瀚茫茫；当初她为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要坐两天两夜的汽车才能走出省界，踏上陕西省的土地……

1993年2月28日，在离北京城区十几公里的北郊朱辛庄，聚集了一批风尘仆仆的电影人，他们是1982年毕业的校友，今天如约回到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旧址，来

作一次10年后的团聚。

“第五代”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

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而且刮着五六级的大风。但是八十几位老同学却兴致高昂，从各自的住处赶到指定的登车地点。

“我们分别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前一群半大的孩子今天已是早生华发；10年的岁月已将电影学院82届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抽出一生中的一天聚会一次了！”

聚会的通知上说明：请不要带子女，不要请记者，请不要驾私人车辆，也不要坐出租车……这是一次纯粹怀旧性质的老同学团聚。

两辆大巴驶着八十几老同学从城里驶向北郊。10年前，也是这样的车，也是这些熟悉的面孔，从郊区的学院到城里的电影资料馆，为了教学电影观摩来来回往返了多少次啊！只不过当初是人更多更挤，车更破更旧……难怪他们的车一跑在京郊公路上，当年的老歌就立刻响彻在车厢，《天上来满星》、《打靶归来》这些早已经被遗忘的曲调，从大巴士中飘荡出来，响了一路。

在今天已经是北京农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八十几同学完全按照当时上课的情形，端坐在单人课桌后的椅子上，他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上面写着：“十年了，别提他了！”这句揶揄自嘲的话里，包涵了多少成就、荣誉、坎坷、磨难、不公、委屈、离别、情变……只有“第五代”们自己最清楚、最明了。

在这种百感交集的情绪中，陈凯歌站到讲桌前，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遥想当年 朱辛庄内
一百五十三同学
少年无忌 十足狂妄
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
欲与前人争短长
十年过去 世称“五代”
小有气象 而今相聚
白发有添 豪情无减
一笑仍然是童颜
热爱艺术 忠实生命
泪洒人生 开发人道
再干十年 还要再开风气先
决不食言

按照“君子协定”，这一天不许谈电影，不许谈创作，只许谈重逢的悲喜，岁月的变迁，谈家庭、孩子，谈婚姻的美满和离婚……还有出国，153人里有三分之一在国外，有在纽约艰苦地寻找电影投资的彭小莲、蒋晓真；有在加州的陈咪沙和孙立，有在英国忙忙碌碌地拍世界文化名人肖像的邓伟……

有一位校友站起来，读一封澳大利亚的来信：

“来澳洲8年，78班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说起来

像说一个神话，我都不敢承认自己是来自那个集体。因为签证来不及签，回不到你们的身边，在你们举杯的时候，请无论哪一个同学帮我买一个甲菜。”

像说一个神话。一个有关于中国电影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从哪儿翻开它的第一页的呢？

1978年，北京，朱辛庄。

这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第2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原定是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一百多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不得不扩大录取名额，仅仅是表演系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城里招生处外的人行道上和院子里，堵得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其中就有后来的《孩子王》和《爱你没商量》的主角谢园，《骆驼祥子》和《霸王别姬》的主角张丰毅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盘没下完的棋》的女主角沈丹萍。

面对千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希望如此渺茫，为什么这么多狂热的青年人，非要为之一搏呢？难道没有比较现实和平凡的职业，让他们去选择、去应试，找到一条出路吗？

事情要从1978年再往前倒退10年说起。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入了一场狂热而失去理性的政治运动，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穿上一双魔